

日落百老汇

林海音 文星

Amy Lin



林海音 著

百老汇路很宽大，
中间有一条种植着花草的安全岛，
把马路分成左右。
安全岛上设有露椅，好天气时，
坐满了看望街景的老头儿老太太，
想想看，一条百老汇路有多长？
安全岛上的露椅有多少？
每天来这里闲坐的老人有多少？

林海音 著
傅光明 编

日落百老汇

林海音
文集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JLPH 2010-01-01 ISBN 978-7-5399-4010-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日落百老汇 / 林海音著. -- 南京 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1.10

(林海音文集 ; 5)

ISBN 978-7-5399-4626-9

I. ①日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44243 号

书 名 日落百老汇

著 者 林海音

责任编辑 刘 佳

装帧设计 刘 俊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
印 刷 南京海院印刷厂

开 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 8.125

字 数 230 字

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4626-9

定 价 24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<
<

林海音每天下午到联合报发稿编辑，左为新闻编辑唐达聪。



∨
∨

联合报十年是林海音创作力最旺盛的时代。



<
<

童心未泯的林海音为孩子写了不少童书，后期均由“纯文学出版社”出版。



~

林海音与她收藏的大象雕塑。

目录

故乡一日

- 003 / 故乡一日
- 009 / 我父亲在新埔那段儿
- 013 / 冬生娘仔
- 016 / 旧时三女子
- 023 / 闲庭寂寂景萧条
- 032 / 婆婆的晨妆

同情与爱

- 037 / 郁达夫之死
- 040 / 女子弄文诚可喜
- 042 / 宜兰街上一少年
- 044 / 悼钟理和先生
- 049 / 关于许地山
- 055 / 谈老舍及其文体
- 059 / 沈从文和他的作品
- 064 / 同情与爱

- 066 / 遥念胡蝶
069 / 念远方的沉樱
073 / “野女孩”和“严肃先生”
077 / 略记吾师金秉英
079 / 亮丽且温柔
083 / “雅舍”的主人
086 / 略记梁实秋先生的几封信
092 / 英子对英子
097 / 敬老四题
105 / 永无止境的崇敬心情

日落百老汇

- 111 / “苹果皇后”加冕
113 / 普立策奖女作家菲丽丝会见记
117 / 参观纽约林肯艺术中心
120 / 唯有寂寞才自由
123 / 日落百老汇
127 / “睡谷”半日游
130 / 访玛霞·勃朗
135 / 规矩的哈瑞顿家
139 / 在美国看“中国家庭”
144 / 卫斯理的女儿
148 / 访马克·吐温故居

154	／ 伤心的巴芭拉
158	／ 祖母克尔奈太太
162	／ 鼓园访庄莱德
168	／ 寂寞之旅
173	／ “红人之友”莎丽
179	／ 圣菲城的朱柏
184	／ 四个灶口和女博士
188	／ 辛酸餐馆泪
192	／ 购买,享受,公德心
195	／ 中国作家在美国
213	／ 家书杂抄

故乡一日

故 乡 一 日

今天阴雨，乘坐在直达故乡的公路车里，闻着低气压下流散不去的汽油味，我想着往事。

上次回故乡，是大前年的事了，为了参加堂弟阿棋的婚礼。当晚是住在幼美姑姑的家里。幼美姑姑是爸爸最小最淘气的妹妹，我是爸爸最大最调皮的女儿，我想这是幼美姑姑特别喜欢我的原因。

那次，记得天没亮幼美姑就起床了，我在睡梦中听见鸡叫声，以为是公鸡报晓，翻个身又睡了。等到早晨起来，梳洗完毕来到饭桌前，看见满桌饭菜中，有一大盘我最爱吃的白斩鸡，才知道黎明前的那声鸡叫，正是它被姑姑宰割时呢！

客家人是三餐吃干饭的，但是我却没有这种习惯，我早被都市的恶习和夜读夜写的生活折腾得常常是不吃早点、却吃夜宵的，但是我仍然食欲旺盛地饱餐了这顿早饭。我想我所以变胖，太适应任何食物和任何吃法，也是主要的原因吧！

吃了早饭我就忙着赶车回台北，姑姑帮着我收拾提包，把熟鸡腿包了塞进提包里，象征着我吃了鸡腿便可以多走动，常常回家了，所以临走时她问我：

“英子几多时再转来？”

我看着屋外姑姑种的满园子番茄，已经系结了青实，朝阳正照向它们，我说：

“谁知道！也许几个月，也许几年。”

姑姑说：“嗤！”她不满意我的答复。

果然几年过去了，我才又一次回来故乡，这次是为了伯母的整寿。

车驶进故乡小镇的街上来了。故乡近年的进步是突飞猛进的，最大的工厂开设在这里，景象是不同些。我很担心，如果没有人来接车，我下了车，应当朝哪方走？如果沿门打听，也许问到的小朋友正是我的侄甥们，岂不正造成“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”的事实？

还好，车子驶到总站，我已经从车窗看见另一个堂弟阿桢等候在那里了，我多高兴！下车来，他告诉我，因为我信中没有写明车次时间，他和阿烈哥是从早上就轮班在这里等我的。

伯母已经搬到小镇的边边上去了，要走一些田间的小路，雨天脚下泥泞，幸好我穿了雨套鞋来。我跟在阿桢的后面走，忽然想起什么便问他：

“阿桢，你几个孩子了？”

“七个。”

“哟！”吓了我一跳。在我的记忆中，他有三个或四个，已经觉得不少了，几时增加到七个啦？只是在这几年我没有回来，就变成这样多了吗？

我的惊奇，使他回过头来，向我笑笑。他的笑，也使我想起了他的父亲——我的尅叔，最小最先死去的叔叔。

我永远忘不了我第一次回来的情景，尅婶拉着我的手哭着说：“转来好，转来好，你的爸爸和尅叔怎么就没有转来的命呢？”我忍不住失声痛哭，哭尽了我心中的委屈——尅叔叔和爸爸死在异乡以后，我们所受到的委屈，一股脑儿，都从心底涌上来。

尅叔死的时候，我还是一个小小女学生，但是对于尅叔，我有极深刻的印象，片片断断的，都能从回忆里，清楚地回到眼前。母亲曾说过，尅叔的脾气古怪，可是我就从来没有觉到过。他风度翩翩，比起高颧骨、凹眼睛的爸爸要漂亮得多。

尅叔给我最初的记忆，就是他对我刚开始入学读书的帮助很大。我第一次去考小学，就是尅叔带着我。一个北平夏季的大雨天，我从考场出来，看不见尅叔就哭了，等他从后面赶过来拉起我的手时，才因心安而破涕为笑。以后，我常常被这双温暖的大手携着，他带我去游乐园，去买书去听戏。我初学毛笔字的时候，尅叔特地到琉璃厂买了

一本柳公权玄秘塔字帖给我，这本字帖用了许多年，一直到彪叔死去，它还平静地躺在我的书包里。

彪叔是祖父最小的儿子，祖母最疼爱的。父亲在日本做生意的时候，他也被父亲带到日本读书。后来父亲的生意失败，带母亲和我到北平去谋事，不久把彪叔也接到那里去读书。彪叔和父亲的年龄相差十多岁，两个人的生活、思想太不同，虽然父亲一向都是爱护家人的。

几年以后，彪叔又把彪婶和阿桢弟接到北平。不久，他们就离开父亲另住，就是因为他们兄弟之间的思想距离太大。

后来，彪叔和朝鲜的抗日分子来往，他们计划发动什么事情的时候，因为事机不密，到大连就被日本人捉去，结果被毒死在监狱里。当彪叔的照片登在一张日本的报纸上时，父亲看了痛哭起来。那张照片上的彪叔瞪圆着眼，两手交胸，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这么凶的样子。父亲接到彪叔的死讯后，亲自到大连去收尸，回来不久便发了吐血的毛病。当时祖父写信来，为这件事责备父亲。我记得父亲一连几夜没有睡觉，给祖父回信，写了几十页，把信纸粘接起来寄出去，就像一卷书。

彪叔唯一的儿子，小时曾经是我的游伴的阿桢弟，现在竟做了七个孩子的爸爸啦！人生真难料！

我一边走一边痴想，走过弯弯曲曲的田边的小路，眼前就到了家。

七十整寿的寿星，正和大家一样，光着脚在泥地上走，她忙着呢！来往于自己住的小屋子和借来请客的邻居地主的大房子。我向她拜寿，掏出代表台北全体的寿礼红包来，她抹着眼泪说：“来就好！”

我被带进湫隘狭窄的小屋，里面乌压压的满屋子人，都是些三姑六婆二舅母这样的亲戚们。小孩子惊奇地望着被称作“唐山阿姑”的我。她们告诉我，哪个和哪个是谁谁的孩子，都是侄甥辈，我只能说，我的不知名的甥儿侄儿，像山上不知名的花儿那样多！

酒席开十桌，够豪华的。上到第十个菜，上菜的人说，这才不过是一半哪！谁说乡下人俭省？吃着“大肠肚子咸菜汤”、“洋葱煮鱼丸”这样的菜，我问邻座的姑姑，这是什么料理？谁在厨房主持？姑姑严肃

地回答我说：“好料理，你的三婶、尪婶、大嫂都在厨房里。”

当别人正吃得津津有味的时候，我忽然没有了胃口，有一股气味向我的鼻孔侵袭。我来找，一回头，发现身后的大板墙那边正是牛槽，那就难怪了。我很想捏起鼻子，但是我凭什么要这样做？只因为我是都市的宠儿？都市的空气比这里更清洁？更何况在我的生命史上，幼年也有过两年乡下生活的纪录呢！我这么想着，不禁笑了。姑姑误会了我的笑容，她说：“好料理吧？”我点点头。

酒席吃完了，我到凤姊家去休息。凤姊说晚上要请我听戏，正旅行到镇上来的阿玉的戏班子，是非常叫座的。她去买票，我浏览着凤姊这栋新建的房子，满挂着的祝贺镜框和对联。姊夫原来有一辆“拖拉库”由他自己驾驶，做些运输煤炭或其他物品的生意，但现在他是民意代表了，所以墙上的镜框都是书写着“民之喉舌”、“为民造福”等等的字样。

这时在寿婆那里帮忙的婶婶、嫂嫂们都来了，她们忙了大半天，都还没跟我说上话呢！尪婶还是那么清瘦和忧郁。她见我总是忍不住冲动地轻叫着：

“英子！”然后哭了。

看见我会使她想起她这一生的转折点——在冰天雪地的北方，在正被人家艳羡的生活中，她骤然失去了那青年英俊的丈夫——尪叔。她现在虽然做了七个孙儿女的祖母，但他们怎抵得过那一个属于她的尪叔呢！

这时屋里全静下来了，只听尪婶一个人的饮泣声，没有人劝解她。也许大家都知道（也都有过这经验吧！）让她哭泣一阵，心中的郁闷发泄出来，不是无益的事情。

但我还是要打破这沉重的气氛，我从皮篋中取出一叠我的近照，递给尪婶，说：

“您看这些都是我。”

这样，她才停止哭泣，含泪微笑地一张张看着。我送给每人一张，她们都珍重地收起来。

晚上听戏，是凤姊大请客，我们一群妇孺，结队前往。婶婶要我脱下“踢死牛”的尖头皮鞋，她不信那双鞋会使我舒服，于是我换上了木

履，招摇过市。

幼美姑姑是戏包袱，关于戏的一切她都知道。她告诉我，阿玉母女的戏班子是跑乡镇有名的。她的女儿们都是初中毕业后参加戏班，所以不可以轻视呀！

这一晚的戏听完看完以后，太使我开心了！她们所演的，应当是称为“地方戏”的那一种，但是我看了后，觉得这种戏已经打破了“地方”的观念，就是对于“时间”的看法，也应当另具眼光。它像现在人们所争论的现代诗或现代画一样，称之为现代戏，是无愧的！因为在这出号称香艳、悲伤、警世、武打的戏里，它的乐器包括胡琴、二胡、单皮、锣鼓、麦克风、小提琴……为什么不可以呢？她们所唱的既然有歌仔调、流行曲、西皮摇板、采茶相叻调等等，当然就得这些乐器来配合。她们既然穿了古装唱流行歌曲，那么饰演花花公子的，穿了粉红缎子香港衫戴了水手帽，又有何可挑剔的呢？因此，她们在一台戏里，也就忽而客家语，忽而闽南语，忽而国语不足为奇了！唱到一半，女主角又凭什么不可以从后花园赠金给公子后，跑到台前来，用播音小姐的腔调，穿着古装，站在麦克风前，预报明天的戏目，请君早临呢？所以，当我看了最后一幕以“拥吻，幕徐徐落下”而结束时，不禁向台上发出会心的微笑了。

科学的进步，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和间隔都缩短了，错置了，我们既然可以在收音机里、电视机里听到和看到过去的真实的声音和情况，为什么古今中外不可以戏台上融于一堂？现代艺术家也告诉人，美和丑是难以界分的。这一台戏给了你非常“现代”——一种清清楚楚可又模模糊糊的感觉。这一切，怎不教人开心呢！

我和所有的观众一样满意地踏上归途。

我这次是回到凤姊的家来歇一晚。在没有垫褥的榻榻床上，凤姊给了我一床十斤大棉被和一个小硬枕头。我不能嫌不舒服，我应当记着，幼年的我，是曾经有过两年这种睡觉方式的纪录呀！人能忘本么？！

临睡前，凤姊过来了，她说：

“明天不能再留一天吗？”

我摇摇头说：